

刘长富 著

神圣的守望

Shensheng de Shouwang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圣的守望 / 刘长富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346 - 1

I. ①神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0419 号

书 名: 神圣的守望

著 者: 刘长富

责任编辑: 王大亮

封面设计: 一 米

责任校对: 焦金仓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chs@ 126. 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317 千字

印 张: 22

插 页: 2

印 数: 1—50000

版 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346 - 1

定 价: 3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17
第 三 章	35
第 四 章	54
第 五 章	72
第 六 章	92
第 七 章	107
第 八 章	125
第 九 章	145
第 十 章	163
第十一章	185
第十二章	205
第十三章	224
第十四章	246
第十五章	264
第十六章	284
第十七章	304
第十八章	325
后 记	345

第一章

1

M江水绕着M市，拐了个大胳膊肘弯，把城市切成两块；一座公路大桥，又把城市连接起来。

江东岸驻守着L师炮兵团。

时光迈进了一九六九年。

三月的M江，稍稍透着点初春的气息。三月十六日，吃过晚饭，炮兵团许多干部战士来到江边散步。那时，M江还被冰雪覆盖着，官兵们只能隔岸观赏都市的夜景。大家议论的话题，大都和C岛的战事有关。

七连侦察排长何家胜和二排长赵连喜，坐在江边的大石头上说着话。赵连喜问：“家胜，听说你到军作训处的调令已经到团里了，什么时候走啊？”何家胜说：“组织上还没有找我谈话，快了吧。”赵连喜说：“这下子你老兄远走高飞了。我早就有预感，七连这小湾湾浅水养不住你这条大鱼。军部可是大机关，以后有机会到省城，我一定去看你。哎哎，你可别到时候眼眶子高，不认识人啊。”何家胜笑笑：“哪能啊，咱俩同年兵，一块进的七连，这个战友情可是深啊，什么也代替不了。”赵连喜说：“这倒是，别看你是南方人，我是北方人，咱俩的脾气性格还真挺合得来。”何家胜说：“你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我学习，特别是为人仗义、性

情直率，给我的印象最深。”赵连喜说：“这是东北人的特点。”

离他们不到三十米的地方，是二班长马世平一帮子人，围坐在一起议论着 C 岛打仗的事。二班副张宗林说：“广播里说，昨天那一仗比三月二日那一仗规模还大，看来战争在逐步升级啊，弄不好，咱们炮兵也得拉上去。”三班老兵肖彦虎用大拇指掐着小指头说：“净扯，C 岛就那么个小地方，这头放个屁，那头都听得到，步兵就够了，还用得着咱炮兵？轮不到咱们。”马世平说：“老兵，你说得不对，你没好好听广播、看报纸，敌军从江上过来的坦克、装甲车，都靠炮兵打，有的也用地雷炸，步兵哪能打动那玩意？说不定什么时候，上级一声令下，把咱们调到前线去，那才过瘾呢！要不然，我们真成了和平兵了，白穿了一回军装。”有线班长周德平说：“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说的是心里话，C 岛的仗一打起来，我就做好了到前线去的准备，这两天我总觉得好像有咱们什么事儿！”

他们正你一言、我一语热热闹闹地说着呢，突然，紧急集合号声骤然响起。十几个连队的号声几乎是同时响起的，整个营区的号声此起彼伏，连成一片，那声音听了叫人心发颤。肖彦虎说：“我当了好几年兵，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集合号声，这声音非同寻常呀！”

号声就是命令，江边上的军人们，顿时预感到将有重大情况发生，不约而同地拔腿飞快向营区跑去。

晚上七点整，一百来人，把七连活动室坐得满满的。七连连长蔡新亭和指导员黄庆海神色凝重，并肩坐在方桌前。

负责值班的三排长吴军报告集合完毕后，文书沈瑞敏把文件夹子打开，递给连长。

蔡新亭是四川阆中人。都说四川男人个子矮，可七连长蔡新亭却是将近一米八的大高个儿。军事干部出身的他，非常注重军容仪表，说话也很简洁。他为人处事很讲分寸感，不论是表扬还是批评，都点到为止。他接过文件夹子站起来，亮开了浓重的四川腔：“同志们，下面我宣布战斗命令。”队伍刷地一下子站了起来。蔡新亭略作停顿，一字一句地念道：中央军委命令我们，三月十七日下午四时，开赴 C 岛前线。

活动室里鸦雀无声，官兵们一个个屏住呼吸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心怦

怦地跳。要到 C 岛打仗了,战争来得太突然、太快了,眨巴眼的工夫,瞬间就走进了战争!许多人的脑子里还一片空白。

蔡新亭下令让部队坐下后,继续说:“我按照团党委的要求,作战前动员。”他在介绍和分析了 C 岛的战况后强调,“三月二日 C 岛反击战以来,战争在升级,规模在扩大,亟须增加炮兵力量。近一个时期,我们一直在关心、议论 C 岛自卫反击战,现在,上级把支援前线的战斗任务交给了我们,我们七连将和其他开赴前线的部队一样,肩负着重要的战斗任务,面临着严峻的战争考验。我们要做好打大仗、打恶仗的思想准备。”他抬腕看了一下手表,“现在是三月十六日晚七点半,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进入了战争准备,大家要听清楚,是战争准备,不是训练准备。”接着,他又详细布置了战前准备的每一项具体工作,最后,用命令的口吻说:“大家要把移交东西的家庭地址写清楚。另外,赶紧给家里写封信,就说要执行战备任务,告诉家里暂时不要往部队写信。”

蔡新亭侧过脸看看指导员黄庆海:“下面请指导员讲话。”

黄庆海是河南漯河人,中等个头,白皙的脸上总挂着笑,即使在战前动员会上,依然神色和悦。黄庆海说话声调不高,却让人感到一种磁性和刚毅。他总是追求把事情做得完美,显示出人格的魅力。他站起来,慢条斯理地说:“同志们,开往前线,奔赴战场,这是军人的职责,也是军人的光荣。我们这些人谁都没打过仗,对于战争,我们的心里准备还不够充分,那就要像毛主席说的,在战争中学习战争。我们七连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连队。抗日战争时期,我连一直坚持在苏中地区与敌作战,解放战争中参加过攻打石家庄等战役,抗美援朝的几年里也是屡建战功。进入和平年代,我连多次受到军区 and 军、师、团的嘉奖,这些荣誉记载着七连过去的战斗历程。现在要开赴 C 岛前线,我们要把连队的荣誉化作抗击敌军入侵、保卫祖国领土的高昂士气和坚定信念,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。我们绝不吃老本,而要立新功。”

活动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,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听得到。对于即将面临的战争,战士们激动,甚至有些迫不及待,一腔热血在沸腾。侦察班副班长唐伟忱情不自禁地去抓有线班副班长侯宝利的手,顿时感到他的手掌心满是汗水,再摸摸自己的手,也是湿漉漉的。黄庆海用手摸

了一下领口的风纪扣,接着说:“战前的准备工作连长布置得很详细、很具体,我不多说了。我要强调的是,我们不仅要做好战争的各种军事和物资准备,更要有充分的心理和思想准备。战争要吃苦,要流血,甚至会付出宝贵的生命。军人,不是在战场上冲锋,就是在沙场上奉献。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,我们有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,有不怕苦、不怕死的战斗精神,我们能够战胜一切。”

黄庆海这一番思想动员话虽然不多,但是很富有激情和感染力,战士们被他的情绪深深感染着。处在和平环境里,战士们虽然军装在身,但并没有认真地掂量过军装所蕴含的责任的分量,当他们马上要走向战场,猛然间明白了军人与战争的关系,懂得了保家卫国的含义。

动员会结束后,蔡新亭回到宿舍草草地给家里写了封信,交给了通信员。然后,他让文书把三月二日C岛自卫反击战以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资料,都找了出来。他点上支烟,趴在桌子上一边在地图上查找C岛的位置,一边认真查看摆满了桌子的材料。他仿佛看到了经过战火洗礼的C岛,背靠着祖国大地,巍然挺立着,向祖国人民诉说着自己的悲壮与坚强。

C岛位于北部边境H县境内,W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,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,历来为我国领土,处于我国管辖之下,我国居民一直在岛上进行生产。三月二日,S国边防军人七十多人,乘军车侵入C岛,突然袭击在该岛执行巡逻任务的我边防人员,打死打伤我多人。我边防人员被迫进行自卫反击。十五日,S国出动坦克、装甲车五十多辆、步兵一百多人,在直升机掩护下,入侵C岛,并炮击我境内纵深,我边防部队再次给以有力反击。

蔡新亭连长猛然站了起来,把手中的红蓝铅笔嘎巴一声折断,胸间涌起一股燥热。C岛你在祖国边陲,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人要誓死捍卫你,这是军人的本色,这是当兵的责任。想到这儿,他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。

战前动员会使全连上下群情激昂,不大一会儿,十个班都把决心书交到了连部,还有三十多个战士交上了入党、入团申请书。

黄庆海看着战士们的豪言壮语和铮铮誓言,心潮汹涌,他在为战士们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感动的同时,也细细地思量着。军令如山倒,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,然而,从和平走向战争,在某种意义上说,可能就是从生命走向死亡。战争能够摧毁物质,但战争最大的罪恶是无情地毁灭生命。而对于人生来说生命只有一次。平时训练再苦再累,战士们可以忍受,能够克服,可是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,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就会不由自主地显露出来,当听到去前线打仗的命令,自己心里不也是如同波涛翻滚,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吗?这时候需要连里干部以无私无畏的榜样力量,以积极豁达的乐观心态,带动和影响全连,更需要因势利导,解开战士们心底的情结,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,使他们即便奔赴战场,也能保持着心灵的平稳与沉静,这是提高连队战斗力最有力的保证。

黄庆海一遍又一遍地深深思索着,虽然极力平抑着情感,还是有些坐立不宁,他拿起桌上的决心书来到连长房间,和连长交换自己的想法,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,当!当!当!重重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

还没等屋里回话让进来,留守处负责人、炊事班副班长杨玉田就匆匆地跨进门来,把请战书塞到了连长手里。连里宣布留守人员名单后,杨玉田的脑子嗡得一下,眼前一片发黑,失落的感觉立即袭上心头。动员会结束后,他没有回到班里,而是独自一人在操场边溜达,脑子乱哄哄地思前想后。杨玉田来自青海祁连山偏远农村,家境很困难,到部队来当兵,从大道理上说是尽保卫祖国的义务,从个人角度看,部队是一个锻炼人、出息人的地方,在部队干几年,即使不能入党提干,将来回地方也能有一个好的出路。部队要打仗了,这是多么好的机会,要是能在战场上立个功,说不定就会改变自己的人生,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想到

这里，他一把揪下棉帽，一溜小跑回到班里，拿出笔和纸，向连里写了一封请战书，坚决要求到前线，上战场。

蔡新亭一看是请战书，随手递给了黄庆海。

蔡新亭说：“杨玉田，连里让你留守，你怎么还要求上前线？”

杨玉田脸涨得通红，嗓子有些嘶哑地说：“我不愿意留守，坚决要求上前线。好不容易赶上个打仗的机会，部队都到 C 岛去打仗，全连那么多人，偏偏让我在后方看门，我想不通。我不干，换个人留守。”

黄庆海一看这小子态度挺硬，把脸一沉说：“革命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，让你负责留守，这是连党支部对你的信任，你以为留守没有什么事可做呀？部队走了后管理营房、喂猪、上下联系等等，一大堆活儿，你的任务很重，责任很大。到前线打仗和在后方留守，都是革命工作，都很光荣。”

蔡新亭插了一句话：“部队到前方打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如果需要人，马上可以把你们调上去，至少也可以轮换。”

蔡新亭的这句话，让杨玉田敏锐地抓住了，也看到了希望。他向连长、指导员敬了个礼说：“要是搞轮换，首先让我去，不能老让我在后边留守。”

蔡新亭说：“那行，有轮换机会一定叫你先上去。不过，咱们有言在先，你必须把留守工作做好，打了胜仗我们还要回来住，这里是咱们的根据地。”

杨玉田乐了：“请连长、指导员放心，我一定做好留守工作。但你们说话得算数，空口无凭，要不你们给我写个保证书。”

蔡新亭一听站了起来：“什么！你胆子不小，敢让我们给你写保证书？”

杨玉田知道这话说得不知天高地厚，没等连长说完，扭头跑了出去。

杨玉田刚走，二班副班长张宗林拽着留守的无线班战士孙福利又进来了。

没等蔡新亭、黄庆海开口问，张宗林就指着孙福利气呼呼地嚷道：“连长、指导员，这小子太差劲了，我刚把旅行袋送到留守处，他就吓唬我说，等部队一出发，就把我的旅行袋邮回老家里去，还要在包上写上

‘张宗林遗物’。你们说说，我这里咋的没咋的，他把东西往我家里一邮，那不就真的是遗物了，我父母还不伤心死呀！这小子缺德透了……”

孙福利忙辩解说：“我是和你开个玩笑，哪能真的邮走。”

蔡新亭说：“就算玩笑吧，赶紧向宗林道个歉。”

这个小插曲，让黄庆海的心突突地不安起来。他拉着蔡新亭：“走走走，咱们挨个班看看。”说着，径直向无线班走去，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无线班长潘振中连催促带责备地嚷道：“徐丰荣，你磨磨唧唧地怎么还不写信，你等什么呀？”徐丰荣有点哭腔哭调地说：“班长，这信咋写啊？”

潘振中说：“连长不是说得很明白吗？不用多写，就那么几句话。来来来，照我的抄。”潘振中不耐烦地把写好的信扔在徐丰荣面前。

徐丰荣手中的笔似有千斤，拿起来又放下，写了几个字又撕下来揉成团扔到地上，一会儿工夫，他坐的椅子边上已经有十来个纸团了。他把钢笔顶在紧皱的眉头上，心里乱糟糟的，人家有的人当了好几年兵也没遇到什么事，他来部队不到一年就赶上打仗，真凑巧，也许是命里注定。他轻声叹了口气，凑到潘振中身边，挺神秘地咬起耳朵。“班长，你说写这样的信，算不算是遗书，或者叫遗言，是不是有点不吉利啊？”

潘振中说：“什么遗书遗言的，你个小心眼，净瞎扯淡。”他俩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全班人都听了个清楚，大家一块跟着起哄。“看你个熊样，胆小鬼，还没上战场就尿裤子了。”“革命战士就是要刀山敢上，火海敢闯，宁可前进半步死，决不后退半步生。”“连封信都不敢写，还当什么革命战士，像你这样上战场还能当英雄，当你的狗熊去吧！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把徐丰荣数落得满脸涨红，无地自容，可也把他的精气神刺激了出来。他不服气地说：“谁说我怕死，我是说怕写信不吉利，影响我当战斗英雄。你们别小看我，我马上写信，咱们战场上比比看！”

蔡新亭和黄庆海在门口相视一笑：“你看，他们的思想问题自己解决了。”黄庆海说。

有线班就在无线班的对门，蔡新亭、黄庆海推门进去一看，呵，三个老兵正嗑着瓜子促膝谈心呢！原来连里已经确定六班长李忠德、有线班蒋新浩和三班肖彦虎三个人今年退伍，到C岛打仗的命令一下，就把这

个计划取消了。几个人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跑到蒋新浩这儿说说话。看到连长、指导员进来，他们都站了起来。黄庆海要他们坐下。蔡新亭说：“我和指导员过来看看，正好你们几位老同志都在，想听听你们的想法。”

肖彦虎快人快语：“要说有啥子想法，那就是一句话：我感到自豪！国家需要的时候，当兵的到前线去打仗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首长啊，也别，连里确定我退伍，一想过几个月就要摘掉领章帽徽，脱下军装，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对部队是有感情的。这下好了，不走了，领章帽徽也不用摘了，军装也不用脱了，请连长、指导员放心，我们是老兵，到了前线一定起带头作用，要是能在战场上立个功再回家，那才光荣哩！”

黄庆海说：“好哇，你们几位老同志都有很高的觉悟，我和连长为有你们这样的老兵而高兴。”

六班长李忠德说：“是战争把我们几个老兵留下来了。既然不走了，不管超期服役多长时间，我们都没有怨言，以前是嘴上说保家卫国，现在变成真的了，到前线去打仗，我们把一生交给党安排！”

走出有线班，蔡新亭似乎想起了什么：“指导员，咱还应当去看一个人。”

黄庆海：“你是说何家胜？”

蔡新亭笑着点点头。

侦察排长何家胜是上海人，高干子女，人长得有几分潇洒，也挺随和的，气质有些清高，脸上经常挂着不经意的笑。特别是他黑油油的小平头、饱满的前额，显得聪明有智慧，也有些城府。他很爱学习，对炮兵理论研究得挺深，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。他当排长刚两年，但名气不小，被军作训处看中，要调他去当参谋，调令已经到团里了。在这当口，停止上调，要他上前线，心里会不会有波动？

还真让蔡新亭、黄庆海猜着了。

动员会一结束，何家胜就到自己负责的侦察班、无线班和有线班转了一圈，提出一些准备工作的要求后就回到了宿舍。他坐在书桌前，用手托着下巴，长久地沉思着。他在为自己的行为而懊悔。本来到军机关

工作的调令已经来了,他完全可以顺水推舟地主动提出来。可他爱面子,非要等组织上说话,结果等来等去把好好的事等黄了。如果只是暂停调动,倒也无所谓,可部队要去 C 岛打仗,战争可是无情的,谁知道战场上会发生什么情况,调到上级机关工作的机会还会有吗?他吸了一口冷气,把自己的思路又引向了深处。残酷无情的战争,会把人的肉体毁灭,会把人的理想追求打得粉碎,那么他追寻的将军梦就会化为泡影。想到这里,他的心一阵紧缩,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。转念又一想,事情未必都会像想象的那样糟糕和不济,福祸相依,也许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历练,会使自己的人格和意志得到升华,人生追求更加辉煌,战争把自己塑造得更加成熟。他正沿着自己的思路思考着,蔡新亭、黄庆海走进了他的房间。

蔡新亭打了个招呼:“家胜,想什么呢?”何家胜看连长、指导员来了,一下从自己的思绪中走出来,赶忙让座。黄庆海看看他的书架:“这么多书啊,难怪你这么有才华,是这些书把你武装起来的。”

蔡新亭说:“家胜,你工作调动的事,我们都知道了。到大机关工作当然好,其实上前线有了打仗的经历,对你以后的成长进步会更有好处。你说呢,指导员?”

黄庆海接着蔡新亭的话茬:“连长说得对,在人生的特殊时段,换一个环境,看看不同的风景,兴许就走成了新的风景。从战争中走出来,你会更加聪明成熟,你的人生和军事才能都能得到升华。其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独立存在的,包括我和连长在内,走进了军营,穿上了军装,咱们的命运就和国家的命运、民族的命运、时代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”

“请连长、指导员放心,我一定能够经受战争的考验,圆满完成战斗任务。至于工作调动,我没有想那么多,服从组织安排。”何家胜说这几句话时,脸上显得有些激动,平和的语气透着自信。

从何家胜那儿出来,黄庆海长长吁了口气:“连长,咱俩去啃最后一块骨头吧!”

黄庆海说的“骨头”是司务长韩永泉。

司务长韩永泉是河北唐山人,人精明,但挺倔犟,有些个性,长得双

眼四皮的，面部表情复杂，笑脸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让人有些看不明白，战士们私下叫他“老阴天”。他当兵前就在农村老家处了个对象，叫张丽娜，可谓是青梅竹马。当兵后，他入了党，又提了干，条件变了，心思也开始变了。不知谁给他介绍了个 M 市造纸厂子弟中学的女教师，他想和老家的女朋友吹了。可那女孩执意不肯，还给连里领导写了信。连长、指导员都和他谈过，要他慎重处理好个人问题，不要造成不良影响。连里动员一结束，韩永泉就回到了宿舍，给家里写完信后，给张丽娜写信，信还没写完，连长、指导员就来了，写了半截子的信铺在桌子上，想藏也来不及了。

进得屋来，蔡新亭开门见山，直入主题：“给家里写信呢？”韩永泉说：“是，按照连里要求给父母写了封信。”蔡新亭又问：“没给对象写信哪？”韩永泉说：“正在写，还没写完呢！”蔡新亭说：“写信归写信，你不能借这次军事行动的理由，和人家吹灯。这件事已经在连里有些影响，可别把事闹大了。张丽娜给连里写的信你也看了，我和指导员都感到她很明事理。找对象得讲缘分，心思不能老变，要是每见一个比前一个漂亮一点的就要换人，哪有个完呀。”

韩永泉一看连长说得既严肃又直白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赶紧表态：“请连长、指导员放心，我一定照着你们说的做，要不然，我把信写完后送给你们看，符合要求了再寄走。”黄庆海说：“咳，看什么信哪，我们信任你，相信你既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，又能经受住感情的考验。在这种时候，更要多为人家考虑，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，向人家负责任，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”

连长、指导员走后，韩永泉趴在桌子上，半天没写几个字，他先是愣了会神儿，继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。猛然间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对军人来说，在生与死、血与火的战争面前，个人的感情是微不足道的，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，更不能为自己活着。和战友、朋友、亲人、爱人相处，处个什么劲，不就是处个人缘、人情和人味？自己可不能做缺情寡义的人，让战友瞧不起，叫家乡人指脊梁骨。要挣脱患得患失的枷锁，拿得起放得下，不能背着包袱上前线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豁然开朗，拿起笔，痛痛快快地给张丽娜写了封和好的信。

午夜12点多了,军营中仍然灯火通明。战士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。

蔡新亭、黄庆海在楼里转了一圈,奔着副指导员高文凯的宿舍去了。

高文凯是辽宁营口人,说话风趣幽默,很有些文采,人也长得幽默,年轻轻的就有些秃顶,经常用手指梳理着一边倒的头发。他是集既较真又通融性格于一身的人。动员会后,他把团支部的几个人叫到宿舍,布置在前线、在战场上怎样发挥共青团的作用。连长、指导员敲门进来,会也就散了。

蔡新亭一坐下来就说:“副指导员哪,前些日子我就催你走,你说等把‘支左’的事儿忙活完了再走,这下想走也走不了了。赶紧给家里面发个电报,免得家里人着急。”

本来,团里决定高文凯到地方“支左”,四月中旬走。他妻子三月底四月初生孩子,家里来信催促他早点回去。高文凯这人要强,非要把“支左”的事弄利索了再走。谁知这一等等来了战争,打仗的事压倒一切,老婆生孩子也顾不上了,一切为战争让路。

高文凯说:“你们这么忙还想着我的事,明天我就给家里发个电报,再邮点钱回去。只是,咳!”他欲言又止。黄庆海看出他的心思,说道:“你是不是担心还没出生的孩子?”高文凯说:“何止是担心,我是怕我们父子不能相见啊!战争是残酷无情的,枪弹、炮弹也不长眼睛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光荣了,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就走了,是多大的遗憾哪!”蔡新亭说:“你净瞎琢磨,什么事越琢磨越玄乎。打仗是要死人,可怎么偏偏就落在你头上?老天爷会保佑咱们的。再说了,现在谁能说清楚以后战场上的事,由它去吧!”

黄庆海说:“老高,这次行动你的任务很重,副连长负责炮阵地的事,整个后勤保障工作就都在你那儿,你多操点心。”高文凯:“我是司长出身,对后勤管理比较熟悉,你们尽管放心。”

他们几个人说着说着,就把话题扯到了驾驶班长徐涛回家结婚的事上。

高文凯说:“这事副连长我们俩已经和他谈过了,把婚期往后推一推。这小子挺懂事,没有任何怨言。”

蔡新亭、黄庆海从副指导员那儿出来,在走廊里和副连长秦忠煜走了个碰面。

蔡新亭问:“准备得怎么样了?”

“六个炮班都走了一遍,布置了明天对车辆和火炮的检测。我想到炊事班去看一下。”秦忠煜答道。

黄庆海说:“炊事班你就别去了,我和连长去。这么晚了,你爱人明天要走,回去陪陪她,也帮她准备准备,主要是做好她的思想工作,不要让她有负担。你的思想工作我们就不管了,你自己做吧。”

“那劳驾你们了。”秦忠煜说罢,大步流星地往家属大院走去。

副连长秦忠煜是山西吕梁人,长了一脸络腮胡子,说话天生的大嗓门。他性格豪爽,敢负责任,抓工作下狠茬子,属于做事不隔夜、雷厉风行的干部。团里已经确定他今年转业。他爱人李梅是中学教师,为他转业找工作的事,特地请了探亲假,刚到部队五六天,不巧就赶上打仗。按照上级要求,不论是干部转业还是战士退伍,一律停止,全部随部队上前线。

秦忠煜回到家里,爱人已经搂着孩子睡着了。秦忠煜想叫醒她,看着她熟睡的样子又不忍心,就轻手轻脚地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,点上一支烟,边抽烟边琢磨起来。本来自己要脱下军装,离开部队了,这下倒好,不但走不了,还赶上打仗了,要往前线去。军令如山倒,当兵的没二话可说,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啊。只是往前线一去,打起仗来,生死就由不得自己了。这对自己倒没什么,为了保卫祖国,流血也好,牺牲也罢,都值得,那样可就苦了老婆孩子和父母。现在一家人的命运都拴在自己身上,尤其孩子刚两岁,一旦没有了父亲,妻子一个人带他,孩子的将来会怎样呢?孤儿寡母的日子既苦又难啊!自己要是真的在战场上牺牲了,一个人走了一了百了,恐怕这个家就完了,不再像个家了。秦忠煜叹了口气,竟不敢再往下想了,心里一热,眼泪从眼角滑落下来。他赶紧抹

掉眼泪，心里暗自责备自己：真没出息，眼泪怎么就出来了？

满屋子的烟把李梅呛醒了，她咳嗽了几声，睁开眼睛一看，丈夫在地上来回踱步，像是有什么心事，就轻声地说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，吃饭了吗？”

秦忠煜在床边坐下来：“吃了。”他一边轻轻摸着儿子的脸，一边问妻子：“你听到什么动静了没有？”

李梅有点惊疑地说：“没有啊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来，坐起来我跟你讲，”秦忠煜边说边把李梅扶起来，“晚上接到上级命令，部队明天下午出发到C岛打仗。战前动员已经做完了，现在部队正在做出发前的准备。”

李梅一听要去打仗，吓得目瞪口呆，半天没缓过气来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扳着秦忠煜的肩说：“你不是要转业吗，怎么还要上前线打仗？”

秦忠煜解释说：“上级规定，干部转业和战士退伍一律停止，所有的人都要上去。我已经让文书去买火车票了，你明天上午就往回返。回去后告诉你叔叔，工作的事先放一放。这仗一打起来，还不知是个什么情况，等以后再说。”

李梅惶惑地问：“不去不行吗？”

秦忠煜苦笑着说，你尽说傻话，军人得服从命令啊，保卫国家安全是当兵的天职，要不然养那么多兵干啥？你别小看这身绿军装，平时好像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，到了关键时候就是不一样。遇到困难和危险的事，有个灾和难的，老百姓可以躲、可以藏、可以跑，穿军装的人不能躲开，不能逃避，只有往前冲。现在要打仗了，当兵的更没二话可说，什么生死安危的，顾不得那么多，就是刀山火海也得闯，也得冲。这个时候咱什么也别讲，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，小事要服从国家的大事嘛。

李梅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那身有些褪色的绿军装，咀嚼着丈夫刚才说的一番道理。良久，她抬起头来，声音有些颤抖地嘱咐秦忠煜：“你这个人心粗，干什么都大大咧咧的，到了前方可要注意安全啊。”

秦忠煜真就大大咧咧地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命大，不会有事的。说不定

打这一仗我还能升个一官半职，你还会跟我沾点光呢！”

秦忠煜一边安慰着妻子，一边把桌子边的木箱子打开，从里边拿出一个信封，放到床头，对李梅说：“这里是一百二十块钱，还有五十斤全国粮票，你把它放好。”

李梅说：“家里有钱，这钱我不带了，你自己留着用，到了前线肯定条件很艰苦，一个大男人身上没有钱怎么行。”说着把信封塞在秦忠煜手里。

秦忠煜说：“我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挺紧巴，你是学校、家里两头忙活。儿子明年上幼儿园了，你还能松快点。听说我弟弟找了个对象，俺们家条件差，父母帮不了他什么，我不在家，你这个当嫂子的还得多操点心，主要是帮他们攒两个钱，在农村娶个媳妇不容易啊！我到了前线，也用不着花什么钱，这钱你都带回去。”

挺平常、自然的几句话，细细一品，还真有点交代后事的意思。李梅心灵深处的神经被刺痛了，她最害怕、最担心的事又不能说出来，秦忠煜这么一说，她顿时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感觉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她想为丈夫祈祷，想说几句安慰丈夫的话，可又什么都没说出来，只是咬着嘴唇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嘀嗒嘀嗒地落在手中的信封上。

天已经亮了。

起床号声把刚迷糊了一会儿的秦忠煜叫醒时，李梅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。他们草草吃了早饭，李梅抱着孩子上了卡车的驾驶室。这时，全连干部战士都聚在卡车旁，为副连长秦忠煜的爱人送行。连长蔡新亭说：“老秦啊，还有什么话要说赶紧点，人家要走了。”

秦忠煜嘴一咧，摸一把络腮胡子：“该说的都说过了，走吧，走吧！”说着，走到卡车前，打开车门，亲了儿子一口。还不懂事的儿子，对这个一年到头不见面，见了面没几天就要分开的大胡子有些惧怕，直往妈妈怀里扎。秦忠煜说：“路上注意安全，到了前边要是方便，我会及时给你写信。”李梅嗯了一声，只顾用手绢擦眼泪，始终没敢抬起头来看秦忠煜一眼，她害怕分别的一眼成为永别。

马达声响，卡车后面扬起了一片尘土。李梅带着儿子离开了军营，离开了让她放心不下的丈夫。高文凯拍拍秦忠煜的肩膀：“哎，还望呢？”